

最後的早餐

文／圖：汪志強

謹以此文沉痛悼念我最愛的，也是對我最好的師兄——
國立交通大學鄭智仁博士。

和你一起吃過很多午餐、很多晚餐，都是你開車帶我去吃的，也都是你請我吃的。2011年7月16日，在上海天禧嘉福酒店，我和你一起共進早餐，2010年9月份相識以來第一次共進早餐，誰曾想，竟也是最後一次。

↓2010年鄭智仁學長與我在新竹城隍廟



這是我第一次寫悼文，我不知道悼文的格式是什麼，也不想去查，我只想寫我腦中所憶、心中所想。

第一次知道您，是佳翰學長告訴我的，佳翰學長說您之前去過大陸的清華大學做交換學生，聽說我從大陸過來交換，想請我吃頓飯。

第一次見到您，是在傍晚時分，您正在研究室列印論文資料，當然，見面是約好了的。之後您開車帶我出去，佳翰學長騎著機車隨後。我記得那次是在關公廟附近的一家速食店，您請我和佳翰學長吃好吃的臺灣美食，您笑著告訴我說是打牙祭。我味蕾不發達，對吃的不很敏感，但您的好客之情深深地打動了我。

第一次去您家，是在冬至那天。您開車去學校接我，然後帶我去菜市場買菜。之後您親自下廚給我做新竹最有名的炒米粉，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。還做了好多好吃的。我在廚房給您打雜，我說我其實沒做過家務的，您說早就看出來了，做得這麼不熟練。那次我吃得其實不多，不是不想吃，而是胃不舒服。

我還記得您經常把車裡的空調開得很足，每次我都凍得不行，您就笑話我不是從北方來的。

我還記得您經常跟我說新竹的道路，因為很多都是您親自帶領團隊

↓ 2005鄭智仁學長在成都機場



設計施工的，您對這片土地有太深厚的感情。

我還記得您帶我去新竹市政府找市長，讓我這個大陸的學生見識了到了什麼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。

我還記得和您在一起時吃飯吃的少了，您就笑話我這麼大的男人怎麼吃這麼少，其實那時是我胃痛。

我還記得導師生日那天，酒席上您特意和我坐在一起，介紹朋友給我認識，散席後去K歌，我清楚的記得您唱了一首《眉飛色舞》，我清楚的記得您唱歌時舞動的身姿，您四十多歲的年齡有著一顆二十多歲的心。

我還記得您經常跟我講您在大陸時的一些見聞，您還經常說“我黨”這個詞，您還跟我講過您在北京發調查問卷時，被國安局請去“喝茶”的典故。

我還記得您對相面也很有研究的，您點評過我的面相，我印象深刻，因為您和我在吉大的一位教師朋友說得很像。

我還記得您請佳翰學長、葳均學姐還有我去新竹城隍廟吃您小時候就開始吃，吃到現在還百吃不厭的新竹美食。那之後您又帶我和別的大陸交換學生去吃。



↑2007鄭智仁學長在台北研討會

我還記得您帶我去新竹的海邊，那天您接了個電話，告訴我您就要做青年團的負責人了。後來我才知道青年團的全稱是“反共救國青年團”。

我還記得您帶我去參加反共救國青年團的活動，其實主要是一幫中年人吃吃喝喝的聚會，緩解緩解工作壓力而已。

我還記得您非讓我拉一幫大陸交換學生參加您出錢組織的聚會，您

還開車帶著我們去買新竹最有名的糕點，去朋友的茶館喝茶，第一次沒喝成，第二次喝成了。

我還記得您經常批評我，指點我，告訴我很多潛規則，也告訴我很多不能告訴別人的秘密。

我還記得您說您是客家人，客家人最好客，而且客家人是看重功名的。您現在讀博士，然後再去大學做教授，之後想去部長，我說好啊，到時候我要做您的部長助理。我清楚的記得我把這句話寫在了離台之前留給您的感謝卡片上，那上面我就寫您是對我最好的學長。“最”意味著唯一，無論是事實上還是在我心中，您當之無愧。

2011年9月18日晚，我在健身房健身之後休息的空當，掏出手機上了一下郵箱，葳均學姐從德國給我發了封郵件，標題是：小鄭學長的告別式。我以為是您要去國外了，可萬萬沒想到您是去天堂了！

我回大陸之後，您來上海三次，我見了您兩次，中間那次沒見成是因為我在考試周，疲於看似重要，實則瑣碎無意義的考試。

在大陸第一次見面，是在晚上。那天晚上我從浦東趕到徐匯去見您，本來是要一起吃晚飯的，無奈您到的太晚了，我7點多吃了晚飯之後，大約

8點鐘的樣子您給我打電話，我坐地鐵趕了過去，您竟然還給我帶了臺灣茶葉。寒暄之後和一幫臺灣企業家去酒吧裡喝酒了，那是我第一次去酒吧。您介紹您在大陸的臺灣同學給我認識，讓我有事找他。

在大陸第二次見面，是在早上。暑假我回山東老家一段時間沒跟您聯繫，8月10日我回上海，13日我給您發了封郵件問您最近的狀況。過了一會兒，我接到了您的電話，您告訴我您在北京，過兩天來上海。13日晚上您給我電話，但是16日您就要回臺灣了。我說您來一趟不容易，還是見一面吧，我心裡是想請

您吃飯的。您說就明早吧。您告訴我您在天禧嘉福酒店。第二天我帶著僅有的兩百塊錢去了，因為我回上海之前把錢都留給父母了，我想不夠的話還有信用卡的。

15日晚上我睡得其實很晚，但是第二天早上我是7點鐘起床的，為了能準時在8點鐘到您下榻的酒店。那個酒店我記憶深刻是因為我在外面圍觀過它，當時我對朋友說，這個名字起得非常好。沒想到咱們跟它都很有緣分，更沒想到的是咱們今生最後一次見面是在那裡，我想我永遠也忘不了它，因為我永遠也忘不了您。

↓2011年鄭智仁學長邀請大陸交換生聚餐



它，因為我永遠也忘不了您。

到酒店之後給您打電話，您下來時，我沒帶眼鏡，看不清楚臉，但是您走路的身姿我一眼就認出來了，跟我的高中班主任很像的，在臺灣我就跟您講過的。酒店的自助早餐一百元一位元，您告訴服務生記帳就行，您告訴我，這也是您的朋友買單。我心裡很過意不去，您說您不在意這些的。後來吃飯時，您悄悄告訴我，醫生說您還只剩三個月到半年了，我說不可能！我真的看不出來您病得那麼嚴重了，因為您和我在一起時，總是嬉笑怒罵，講講段子，一副樂天的樣子。我喜歡笑，您也喜歡笑。我喜歡開玩笑，您也喜歡開玩笑。

但是噩耗還是在2011年9月18日晚上傳來了。比噩耗更讓我揪心的是，您是在9月7日去世的，那天是八月初十，您沒能熬過中秋節。中秋節那天我誰都沒發郵件恭祝節日快樂，我實在太懶，但是我心裡想您了，千真萬確，我在想過幾天再發個郵件問問您的近況。

但是無論我再發多少封郵件，您再也收不到了。您的名片我還保存著，和您的合影我還珍藏著，您在大陸的手機號後四位我也永遠忘不了，因為和我手機號後四位一模一樣！對於您的猝然離世，我心裡真的好難受，因為我是把您看做親人的。

我怎麼也不會想到郵件裡提到的告別式，是生死離別！我怎麼也不會想到，在大陸第二次見面竟然是最後一面！我現在還能清晰的回憶起最後分別時的場景、話語和動作。不到一個月，您就溘然長逝了，讓我情何以堪！

你的兒子就要去加拿大的高中做交換學生了，你的女兒還在讀小學，你怎麼能忍心拋棄他們？！

你的父母還健在，你的愛妻還在家中，你怎麼能丟失掉盡孝的義務、呵護愛妻的責任？！

你的博士論文剛寫了一半，你的部長理想還沒實現，你怎麼能一走了之呢？！

情愈深，痛愈重。用心寫就此文，用此文祭奠師兄在天之靈，願在天堂再無疾病，願親人節哀順變，健康長壽。（學弟汪志強哀痛敬上）

（編按：本文作者汪志強學長，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生，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到台灣，於本校管理學院科管所交換學習一學期，與鄭智仁博士建立起深厚情誼。）友聲